

中国 人口 目前 动向 讨论

顾
宝
昌

正当中国的计划生育、人口控制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内外人口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受到普遍赞叹之时,我国的人口形势却出现了一种纷繁复杂的局面。对此,人口学界评价不一。本文着重从目前的生育形势出发来考察一下中国目前的人口发展动向问题。

所谓近年来的生育高峰,是目前人们议论最多的人口问题之一。观察生育形势,人们通常着眼于出生数、出生率、总和生育率这三个人口指标。表1所列为1981~1988年我国的出生数、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为了说明它的发展趋向,笔者又以1981年为基数,作了比较。出生绝对数,在人口学研究和现实生活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从表1可见,1988年比1981年多出生近200万人;与1984年相比,则多出生450万人。但是,据国家计生委估计,新生人口的瞒报现象相当普遍,大约在30%左右^①。这意味着实际出生数还要大得多。而且90年代以来,全国平均每年有900万计划外出生的婴儿^②,即每3个新生婴儿中大概有1个是属于超生的。1987年的多孩率达14.95%,即每7个新生婴儿中有1个是二胎以上的^③。这既表明我国人口形势的严峻性,又说明我国计划生育的潜力仍很大。当然,要了解生育趋向,常常需要联系出生数的增长与不断变动的人口基数来考察,这就是出生率。从表1可见,中国的出生率1988

表1 1981~1988年全国出生数、
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

年份	出生数(万人)		出生率(‰)		总和生育率	
1981	2 078.2	100	20.91	100	2.61	100
1982	2 126.5	102	21.69	101	2.86	110
1983	1 902.5	92	18.62	89	2.42	93
1984	1 808.1	87	17.50	84	2.35	90
1985	1 859.4	89	17.80	85	2.20	84
1986	2 197.2	106	20.77	99	2.42	93
1987	2 257.6	109	21.04	101	2.59	99
1988	2 261.8	109	20.78	99	2.31	89

资料来源:出生数:根据出生率和年中人口数估计,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表3~1,第87页。

出生率: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9》表3~2,第88页。

总和生育率:China Population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China By Province (1981~1987)", China Population Newsletter, P. 7, Vol. 6, No. 2, April 1989.

年与1981年相比,尽管其间经过一个u形过程,但几乎持平。由于出生率不考虑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的影响,常常不能敏感而准确地反映生育趋向,于是又需要考虑总和生育率。表1显示的1981~1988年的总和生育率,总的来说,是不断下降的。1988年全国的总和生育率为2.31。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距离,那么这一总和生育率已经接近人口替代水平。如果看到世界上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还高达4.7^④,那么客观地说,尽管近年来的出生数有上升,中国的生育水平已经达到了较先进的水平,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以上对1981年到1988年全国出生数、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变动的考察,所反映的我国近年的生育趋势并不一致(见图1)。这恰恰说明不同的

① 《各地计划生育统计虚报成风》,《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4日;《我国明年末人口将达11.27亿》,《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4日。

② 《计划外出生儿年均九百万》,《人民日报》1989年3月16日。

③ 《去年人口增长率逾千分之十六》,《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8日。

④ 《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关键是真正落实行政政策》载《光明日报》1989年11月24日。

人口指标所反映的人口形势的角度不同,因此需要运用各种人口指标从多方面对人口形势进行分析,才能取得比较全面的认识。从以上比较,我们起码可以说,这些年我国的出生率基本是稳定的,总和生育率也是稳中有降。如果说中国近年人口出生数量出现增长趋势,这是确实的,但是不能因此断言,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近年出现上升趋势,人口形势越来越严峻。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生育形势也难免高低悬殊。

一个全国性的人口指数,即便是比较科学的总和生育率,也无法完全反映这种地区性差异。我们曾经以1981年的各地区总和生育率来说明,我国有的地区(上海)总和生育率低于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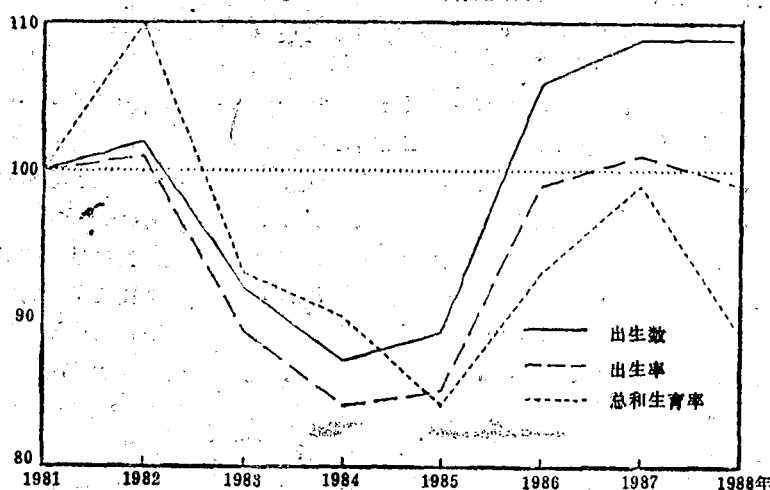


图1 1981~1988年全国出生数、出生率、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以1981年为基数)

(西德、丹麦等),而最高的地区(西藏、贵州)又接近于世界上的高生育率国家(印度、印度尼西亚等)(见表2)。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国各地区的生育率差异可以看作是世界各国间生育率差异的一个

表2 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81年总和生育率与世界上类似水平国家比较

地 区	总和生育率	类似水平国家	地 区	总和生育率	类似水平国家
上 海	1.316	西 德(1.4)	河 南	2.651	南 朝 鲜(2.6)
北 京	1.588	瑞 典(1.6)	福 建	2.717	波多黎各(2.7)
天 津	1.645	挪 威(1.7)	甘 肃	2.728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2.7)
辽 宁	1.773	日 本(1.8)	江 西	2.790	乌 拉 圭(2.8)
吉 林	1.842	美 国(1.8)	安 徽	2.799	阿 根 廷(2.8)
浙 江	1.982	英 国(1.9)	湖 南	2.833	佛 得 角(3.0)
黑龙江	2.061	新西兰(2.0)	广 东	3.283	毛里求斯(3.1)
江 苏	2.075	法 国(2.0)	云 南	3.811	斯里兰卡(3.6)
山 东	2.104	捷克斯洛伐克(2.1)	新 疆	3.883	泰 国(3.9)
山 西	2.385	苏 联(2.3)	青 海	3.927	巴 拿 马(3.9)
陕 西	2.394	希 腊(2.3)	广 西	4.103	圭 亚 那(3.9)
四 川	2.434	波 兰(2.3)	宁 夏	4.120	马来西亚(4.3)
湖 北	2.445	罗马尼亚(2.4)	贵 州	4.355	印度尼西亚(4.4)
内 蒙 古	2.621	智 利(2.4)	西 藏	5.23	印 度(5.0)
河 北	2.650	冰 岛(2.5)			

资料来源:① “Birthrate of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Beijing Review》27(March 12, 1984).

② 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 1983 World Population Data Sheet.

③ China Popul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China Population Newsletter》,P. 7, Vol.2, April 1989.

① 顾宝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2期。

缩影。世界上所存在的各种生育形态,在我国几乎都存在,都能观察到”^①。我们把这些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分为四类:一类是低于2.1,即替代水平之下,有9个地区(上海、北京、天津、辽宁、吉林、浙江、黑龙江、江苏、山东);二类是高于替代水平又低于全国水平,有7个地区(山西、陕西、四川、湖北、内蒙古、河北、河南);三类是高于全国水平但不到3.0,有5个地区(福建、甘肃、江西、安徽、湖南);四类是在3.0以上,有8个地区(广东、云南、新疆、青海、广西、宁夏、贵州、西藏)。我们不赞成笼统地说我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阶段;而认为“充分认识我国各地区生育水平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正是认识我国生育问题的重要之点”^①。这种生育水平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与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我们曾运用所掌握的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计划生育开展情况作过路径分析,证实了这

一点^②。

为了说明生育趋向,我们需要再来考察一下近年各地的总和生育率(见表3)。从表3看出,中国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依然很大。但与1981年不同的是,1987年我国除西藏以外已经不存在总和生育率高于4.0的地区。我们按前述原则把这些地区分为四类,则可见一类中少了一个地区,山东的总和生育率由1981年的2.1上升到1987年的2.7,从一类落入二类;河南的总和生育率由2.7上升到3.1,从二类落入四类;而青海的总和生育率却从3.9下降到2.7,从西部地区群集的四类进入三类。这些变动是值得注意的。

以上关于我国近年生育趋向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即孩次(parity)。孩次这一概念在生育讨论中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人口控制政策正是以孩次为准来表述

表3 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87年总和生育率与世界上类似水平国家比较

地 区	总和生育率	类似水平国家	地 区	总和生育率	类似水平国家
全 国	2.59	泰 国(2.6)	安 徽	2.69	圭亚那(2.7)
上 海	1.48	瑞 典(1.5)	青 海	2.72	智 利(2.7)
北 京	1.58	加拿大(1.6)	湖 南	2.73	玻利维亚(2.8)
天 津	1.69	挪 威(1.7)	广 东	2.76	牙买加(2.9)
浙 江	1.69	日 本(1.7)	河 北	2.81	厄瓜多尔(2.8)
吉 林	1.83	美 国(1.8)	江 西	2.90	以色列(2.9)
辽 宁	1.88	新西兰(1.9)	湖 北	2.97	阿根廷(3.0)
黑 龙 江	1.94	南斯拉夫(1.9)	陕 西	2.97	秘 鲁(3.0)
江 苏	2.04	捷克斯洛伐克(2.0)	河 南	3.06	巴拿马(3.1)
内 蒙 古	2.22	塞浦路斯(2.3)	海 南	3.07	多米尼加(3.1)
四 川	2.26	波多黎各(2.1)	宁 夏	3.12	洪都拉斯(3.2)
福 建	2.35	苏 联(2.4)	云 南	3.20	印度尼西亚(3.3)
山 西	2.46	爱尔兰(2.5)	广 西	3.59	哥伦比亚(3.6)
甘 肃	2.61	泰 国(2.6)	贵 州	3.69	墨西哥(3.6)
山 东	2.68	斯里兰卡(2.7)	新 疆	3.75	委内瑞拉(3.8)
			西 藏	4.26	印 度(4.3)

资料来源:全国和各地总生育率: China Population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China Population Newsletter P. 7, Vol. 6, No. April 1989.

类似水平国家总和生育率: United Nation World Population Chart, 1988.

① 顾宝昌:《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在我国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2期。

② 同①。并见Dudley Poston and Baochang Cu,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amily Planning and Fertility in China",《Demography》24(1987): 531~551.

和实施的；另一方面近年关于我国出生人口上升原因的争论，正是围绕着生育的“年龄构成”和“孩次构成”展开的，即所谓出生人口上升是由于“育龄妇女增多”还是“计划生育放松”的问题。考察生育的孩次构成通常运用的是一孩率、二孩率和多孩率等人口指标（见表4）。前面表1已显示，1987年和1981年的出生率和总和生育率相差无几（出生率分别为21.04和20.91，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59和2.61）。而表4显示，它们的孩次构成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1987年的孩次构成与1981年相比，一孩率和二孩率都有增长，特别是二孩率增长26.2%，多孩率却大幅度下降，达44.9%，几乎近一半。应该说，多孩率的大幅度下降是近年生育趋向的又一值得注意的特点。但是，由于人口孩次构成的计算是以年出生总数为基数的，某一孩次率的下降，势必会造成另一孩次率的相应上升，而不一定是真正反映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动^①。

表4 1981年和1987年我国出生人口孩次构成比较 (%)

年 份	一孩率	二孩率	多孩率	总计
1981	47.2	25.6	27.2	100
1987	52.7	32.3	15.0	100
变 动	5.5	6.7	12.2	
百分比	11.65	26.2	44.9	

资料来源：1981年数据为《中国人口年鉴》(1985)第682页，表39。

1987年数据为《去年人口增长率逾千分之十六》，《人民日报》1988年10月28日。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是计算分年龄孩次生育率，并以此为基础计算总和生育率以及各孩次组成（见表5）。表5表明，1986年与1981年相比，高孩次生育率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且孩次越高下降幅度越大，但与此同时，二孩构成明显增长。这似乎表明，在1987年中国生二孩的妇女比1981年时增多了^②。

表5 1981年和198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及其孩次组成比较

年 份	总和生育率	各孩次组成				
		1	2	3	4	5+
1981	2.631	1.624	0.624	0.337	0.195	0.307
1986	2.411	1.142	0.771	0.297	0.110	0.101
变 动	-0.02	-0.02	0.15	-0.05	-0.09	-0.21
百分比	-8.4	-1.7	23.6	-14.8	-43.6	-67.1

资料来源：Griffith Feeney, Feng wang, Wingkun Zhou, Baoyu Xiao, "Recent Fertility Dynamics in China: Results From the 1987 One Percent Population Survey," Table 4, P. 307,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5, No. 2. (June, 1989).

但是，以分年龄孩次生育率为基础计算的孩次构成同样存在着偏差性，这是由于分年龄孩次生育率的计算是以该年龄的全体妇女为基数的，而实际上只有该年龄组中在年前已有*i*个孩子的妇女，才有可能在这一年中生育(*i*+1)孩次的婴儿。因此，费尼建议运用孩次递进比(Parity Progression Ratio)来克服这一偏差。费尼与于景元、王丰等中国学者合作分别根据1982年1‰生育调查和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计算了1981年和1987年中国出生孩次递进比（见表6）。

表6表明，1981年我国85.9%的一孩妇女生了第二胎，而在1987年下降到82.6%，显示了我国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的趋向。这与表5所示的二孩家庭增多的结论相反。费尼等认为，表5的分年龄孩次生育率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分孩次的育龄妇女构成的变化，不是真正的生育水平的变化。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并没有出现所谓的生育率的回升。近年来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波动，主要是受人口年龄结构和初婚年龄变动的影响所致，并不表明中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的上升。所谓“生育高峰”的议论可能是由于研究资料的不充分和对出生率等人口指标的理解不当所致^③。当然，费尼等的研究并没有完全回

① 参见马瀛通：《1986~1987年人口状况分析与1988~1989年人口展望》，《人口研究》，1989年第4期。

② Griffith Feeney, Feng Wang, Wingkun Zhou, Baoyu Xiao, "Recent Fertility Dynamics in China: Results From the 1987 One Percent Population Survey," Table 4, P. 307,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5, No. 2 (June, 1989).

③ 同②

表6 1981年和1987年中国
出生孩次递进比比较

年 份	孩次递进比					总和生育率
	0	1	2	3	4	
1981	0.993	0.859	0.561	0.437	0.374	2.65
1987	0.997	0.826	0.424	0.295	0.301	2.32
变 动	0.004	-0.033	-0.137	-0.142	-0.073	
百分比	0.4	-3.8	-24.4	-32.4	-19.5	

资料来源: (1981) Griffith Feeney and Jing-yuan Yu, Period Parity Progression Measures of fertility in China, Table①, P. 81, 《Population Studies》, 41.
(1987) 同P33注②。

答中国近年生育动向的问题。其中一个缺陷是他们并没有进行中国各地区的孩次递进比的比较分析。如果这一研究得以进行,我们完全有理由猜测,各地的孩次递进比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可以显示,中国各地区生育波动的原因并不尽相同。有些地区的生育可能主要受年龄构成的影响,另一些地区的生育又可能主要受孩次构成的影响,还有一些地区的生育则可能两方面的影响兼而有之。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近年出生人口上升原因的讨论更加言之有据,也可以使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更能对症下药。

联系到上面关于我国近年生育趋向的讨论,我们认为,目前关于我国人口动向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人口变动的期望值过高不无关系。目前我国所面临的人口问题,是多年形成的,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生育的下降幅度同一切事物一样,不可能直线发展。这就是统计学上所谓的“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我国在70年代生育水平曾有大幅度的下降,如果期望生育水平在80年代还能继续大幅度地下降,将是不公允的。建立在这样一种高期望基础上的预测,会过于乐观;而在这种高期望未能实现时,又容易失望甚至悲观。如果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从1970年到1981年的短短11年中,从5.8下降到2.6①,那么在

80年代出现在2.4左右的徘徊,至少不应该看成是太不正常的现象。

认识我国人口动向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需要把我国社会8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纳入到考察的视野之内。我们向来认为,人口行为是一种社会行为。就人口谈人口,是谈不清楚的。生育率的高低,最终是由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所决定和制约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②。与70年代相比,我国80年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形态乃至人口形态的一个根本特点是,由静态转入动态。这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现代化的推进所必然出现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谓“由静入动”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向来赞成从动态的观点来考察社会、考察人口。但是,另一方面,我国80年代以来的这种相对的“由静入动”,又确实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十年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整个地变动起来,这种变动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人口领域也不例外。这种“动”是广义的,不仅限于由于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带来的人口再分布的新格局,应该看到随着体制改革、开放搞活和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人口的地域分布会发生变化,人口的产业构成、行业构成、文化构成、城乡构成会变化,而且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处事准则、理想追求等等都会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必然会影响到人口的生育、死亡、迁移等行为。

80年代以来,我国广大农村从公社制向家庭责任制的转变,对农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极为深远,其中之一就是家庭责任制对人们生育意愿的影响。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家庭责任制的推行意味着过去公社制下一度分离出去的生产功能在家庭中的重新恢复甚至加强,家庭重新成为我国农村的一个基本经济单位,无论是生产分工还是收入分配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而在我国目前比较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下,以人力为主要手段的生产方式必然对家庭规模提出要求。从近年来农村涌现的万元户来看,显著的特点是多种经营和家庭规模较大③。这二者是互相关连的,因为只有家庭人手较多才可能分工去从事多种经营,使家庭较快地

① 陈胜利:《四十二年(1940~1981年)来妇女的生育状况》,《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分析》《人口与经济》专刊,1983年。

② 《人口问题不是算术问题》,《农民日报》1988年8月10日。

③ 顾宝昌:《撒拉族人多一些好》,《新观察》1987年第24期。

富裕起来。这样农村家庭微观上要求多生育和宏观上国家大力推行计划生育,就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当然,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经济的发展,机械化和科学技术的推行,城乡联系的密切,生活的提高,眼界的开阔,又会使人们对子女的需求趋于减弱。国内外有的研究还表明,在一个社会的经济起飞阶段,生产率往往会经历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怎样使生育率在经济起飞阶段回升得少些,开始下降得早些,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应该看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刚刚起步。如果我们觉得中国80年代的人口问题与70年代相比,变得复杂起来了,那么这种“复杂性”还只是刚刚开始。几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今天人口问题的“复杂性”也许只不过是预示中国人口形态的一个新时

期的起端。从70~80年代,我国社会状态和人口状态“由静入动”的转折,应该成为我们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点。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我们的人口理论思路、人口研究方法、人口管理工作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都需要有新的突破。如果不从动态的角度来把握中国人口动向,那么关于计划生育、人口控制、人口城市化、家庭变迁、人口老化、社会保障、户籍管理、劳动就业、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等方面的研究和对策,都难免和我国社会的实际进程脱节。当然,这个任务不是少数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广大人口学家共同努力。如果说70年代的人口挑战曾经促成了现代人口学在中国的崛起,那么80年代的人口挑战必将迎来中国人口科学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本文责任编辑:朱 犁)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人口情报中心)

1990年第一、二期勘误表

页 数	行 数	误	正
第一期:第6页	倒数第7行	256533	25653.3
第6页	倒数第8行	105417	10541.7
第6页	倒数第9行	49275	4927.5
第60页	第3行(左)	人口活动基	人口活动基金
第60页	第9行(右)	的其它发达国家	与其它发达国家
第60页	第9行(右)	具有速度性	具有速度快
第60页	倒数第6行(右)	劳动力短缺的	劳动力短缺时
第二期:第64页	文章题目	生活状况	生活状况

敬告作者

一、来稿请一律用400字稿纸,字迹要清楚,标点要准确,不要寄打印稿和复写稿,如果稿件太乱,我部将退给作者重抄或我部请人抄写,但要加倍扣抄写费。

二、稿件字数限在8000字以内,文内的图一律用坐标纸标清楚,划准确。

三、注释要当页编码,不要集中文尾,外文一

律用印刷体书写;资料来源要注明作者、篇名或书名、出版社、年代和页码。

四、三个月内未接到采用通知,可自行处理,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五、稿件一旦被采用,请收到杂志后速阅并速告我部排印错误(注明页码、行数),以便及时更正。

《中国人口科学》编辑部